

尊攘紀事

岡千仞著

第四冊

リ 5
432
4







門 5  
號 432  
卷 4

本原曰太平三百年。士人酣飲。肉緩筋慢。無一堪兵事者。大政維新。祿券制行。此輩流離飢寒。皆自取者。

尊攘紀事卷七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撰

毛利氏決定國論

毛利氏之唱攘夷。久坂寺島高杉諸氏。以膏粱子弟。孱弱不中用。採軀幹強壯者。編一隊。號令嚴明。雖兇暴無賴者。俯伏就約束。號曰奇兵隊。五度攘夷。其功居多。及久坂寺島死。高杉專將之。及國論一變。三宰伏戮。高杉以為誅俗吏一士心。高壘深池以待。幕軍幕軍百萬。何難敵之。有罵當路者。為俗論黨。少壯過激者。皆附之。總督下命移五卿。高杉深持不可。曰。五卿窮投我。我移之。不義也。與各隊及浮浪來客者。擁

尊攘紀事卷七

洪  
亦考  
共六  
卷四



五卿於府中。以抗當路者。於是藩告總督。斬其魁七人。高杉道筑前。以疾時。慶應元年正月二日。總督以毛利氏之伏罪。撤兵。是夜。高杉以奇兵隊八十人。襲赤馬關。驅逐官吏。取糧仗軍艦。傳檄四疆。曰。藩公父子。繼曩祖洞春公。貽謀奔走。東西盡力。王事而俗吏壅蔽。託名恭順。導敵毀城。戮忠義之士。辱家國之名。而猶不足。將割封土。取悅幕吏。我輩世浴國恩。義不與是輩共戴天。茲舉義師。誅誤國者。將慰洞春公靈於地下。耀藩公大節于天下。後世冀有志諸君。來戮力義舉矣。於是兵隊候動靜者。爭來効力。立得數百人。諸不服國論者。亦各募同志。編兵隊。旬日間。其黨

字々風霜是少激一藩士氣

川島曰。是功何異田單一朝復七十城。

滋蔓。兵勢大振。當路者大驚。令國中討伐。激徒粟屋帶刀將兵出禦。一戰敗走。高杉率各隊。席卷而進。直入山口。敬親使世子出郊詰狀。高杉以下陳當路諸人。誤國之罪。曰。臣等非有他心。請除是輩。一決國論。以伸大義於天下。敬親父子自引過。斬用事者數人。舉激論黨參政事。會門閥世臣。與之誓。曰。確守國論。輯和衆心。以伸大義於天下。於是藩論歸一。築壇祭其祖元就。會支族以下。誓曰。外夷構難以來。國內騷擾。日瀕危殆。此皆寡人父子不明不德之所致。追悔無及。自今謝罪先靈。立誓明神。慎黜陟。明賞罰。去壅蔽。開言路。確定國論。以維持祖業。汝衆庶亦體寡人

河野曰。翻動至此耳。目一新。陋習悉去。天下之事。始可有為也。



着手方法。然有  
序。

本原曰。練兵非是  
則不可。水戶主人  
以御校爲屯營亦  
是意。

斯心莫敢或怠。次日誓諸士。次日誓各隊。次日親出  
綏撫村落。罹兵火者。如萩亦如此。國內無敢唱異論  
者。乃會支藩以下曰。今日舉動。無非一所以激幕府。  
彼大舉再征。有一死殉國而已。且以防長二國敵天  
下大兵。縱無所成。亦可以揚義名於天下。慰死者於  
泉下也。唯舉大事。不可無名。宜外主恭順。內實武備。  
乃分遣諸隊。屯守要害。屯御楯隊于三田尻。鴻城隊  
于山口。游擊隊于高森。南園隊于萩。齊懲隊于德地。  
奇兵隊于赤馬關。於岩城山。八幡隊于小郡。集義隊  
于松木。諸士不與激論者。亦約爲一團。號曰于城隊。  
屯于萩及山口。少壯者皆在屯營。專事綜練。是春幕

府戮武田田丸以下數百人。國人皆曰。彼就大藩請  
降。且猶不免。我藩抗幕府。倍彼。一日請降。亦如此而  
已。於是舉國決于防戰。而病和銃不中用。高杉伊藤  
二氏航抵上海。賣汽艦買大小銃。雇洋船載歸。英公  
使告諸幕府。幕府固非尾張氏不交一矢。而撤兵皆  
勸家茂再討。四月令曰。毛利父子既受大討。不敢改  
圖。益煽其逆。寡人將親將問其罪。報至山口。一藩皆  
曰。幕府不聽我請。大義所在。有一戰送死而已。於是  
鎖四疆。令國內以致死力。報國恩。改軍制。廢刀槍甲  
冑。以施條銃代之。專練隊伍。一仿洋法。至是島津氏  
君臣相議曰。方今萬國爭雄。德川氏不知英法虎視



兩雄合謀。天下之事。唯其所欲為。如土肥。非不雄。而不見及之。宜為三藩所致也。

有此精神。而後可知。

其後構兵國內。自弱其力。不可共謀家國。方今急務。在定國。是一人心。率天下尊奉朝廷。以護皇家於無窮。因解長藩俘擄。授旨禮遣。尋發使臣。請釋宿怨。共盡力國事。敬親使眾議。高杉曰。我以蕞爾防長。當百萬之兵。有食盡力窮。死殉社稷耳。危急至此。庶人力謀自完。則天下後世謂之何。眾皆曰。我於島津氏。非有深讐。今彼重大義。捐小怨。為國家行成。而我峻拒。不允。不可謂之義矣。且均盡力國家也。坐待滅亡。孰與戮力圖存。匡濟國事。宜允其請。敬親父子然之。自是薩長通使交際日密。幕府未之知。五卿之在長府。筑前藩以總督命移太宰府。細川鍋島島津有馬黑

田五氏各出藩士警衛。五卿不敢撓其操。與五藩通聲息。專以恢復為事。五藩士人稍稍應之。

余與高杉晉作同學於昌平學。晉作氣宇開濶。不苟言笑。余知其為偉器。癸亥冬。余為藩邸教授。携客觀橫濱。飲神奈川海亭。有一人聞余聲出見。即晉作也。握手大笑。歡飲序濶。談及時事。晉作扼腕曰。余近遊上海。觀髮賊與洋人戰。髮賊以古銃鈍刀。洋人以施條銃。而一勝一敗。不甚相讓。今也邦人落膽於大艦巨砲。歐米為不可敵者。不知兵為何物也。余因問策所出。晉作笑不言。後數日。余聞家嚴疾急發江戶。途見烈焰烘天。市人狂走。曰。殿

尊攘言事 卷之七 四



河野曰紀事中挾議論論贊得體者

嗟歎出之猶是歐六丈之風神

山洋館火。翌春見松本奎堂於京師。始知晉作是時。在神奈川謀火橫濱不成。遂火殿山洋館。晉作當藩人戮三宰。請罪軍門。銳氣沮喪。束手受制之時。奔竄隣疆。僅保一生。以僅僅八十人之兵。唱義於草木。皆兵之餘。一移檄而全國皆兵。遂奉藩主定國論。以蕞爾防長二國。抗天下大兵。戰必克。攻必敗。天下無復與之爭強者。嗟乎。何其雄也。抑維新大業成於薩長。而長人翻義旗於百城。望風之日。實由晉作此舉。其功果為如何。惜乎不及目維新之盛。而天奪之命也。

築橫須賀造船場

元治元年十二月。幕府聘法國學士維爾爾。築造船場於橫須賀。自米船來航。幕府開長崎傳習所。聘荷蘭學士。學航海造船測量諸技術。購求觀光朝陽咸臨。蟠龍鳳翔諸艦。而以鍛鐵工作未開。每有毀損。赴上海囑洋人修繕。工費不貲。勘定奉行小栗上州有大畧。以為國事日非。財用不給。給之無用。不如設一造船場。給之不朽。工業以便後人。乃因法國公使聘致維爾爾。工場尤難其地。乃檢沿海諸地。至橫須賀。大悅曰。是地群巒屏擁。風濤恬然。此殆天為工場而設者。乃仿地中海通倫造船場。鑿渠大小二。築工場。

本原曰。有船塢而無造船場。此亦有脚而不能步走者。



三府庫靡廠副之。費額洋銀三百四十萬元。期四年竣功。又開一製鐵場於橫濱。安佐賀藩所獻器械。上州又以步騎砲三隊。取法譯書。殆類兒戲。建議遣柴田福地二氏。法國聘致各科博士。設校舍學法語。改革軍制。專仿法國兵律。

余曾閱歐米各國史。工作創設器械發明必書。蓋作曰聖述曰賢。夫子於易叙庖犧氏以來歷聖製作。亦不外此。顧歐土學術。即物窮理。專主實用。其發明蒸氣力。用之工場。資器械製作。用之舟車。資貨物運搬。功用之大。精巧之極。深得三代聖賢以述作為事之遺意矣。而我邦通歐米。僅僅不過十

鹿門說經。往世異見此其一。

河野曰。右陰。論云。三代聖人之學。傳于西洋。亦不外此意。

年。而小栗氏首知船舶。急於我。破群議興大工。出百萬巨額於國事紛亂。府庫空匱之餘。遂使天下親目器械之妙理。享舟楫之實利。此宜揭之史乘。使後人知所由來也。蓋德川家光禁耶蕪教。意以為絕妖教禍源。無若定船舶制度。狹少其製。以絕內外往來。於是禁船舶。設三桅檣。自是國內船舶無一中用者。又禁外船航渡。僅許漢土荷蘭二國來長崎。爾來邦人徒以瀛海為天險。知見日隘。規模日狹。遂致有今日之事。蓋我邦往時以善航海著稱。無論明國朝鮮。如安南大宛。占城臺灣呂宋暹羅。皆海賈商舶所旦夕往來。當時大商角倉茶

為拒一洋教。三桅檣殆屬無謂。蓋當時優武治文興。民休息。務絕外事。或是一術。



重野曰此有識見者之言一部獻并微衷恐無此活眼

屋伏水未次諸氏皆造大船請朱章往來販鬻于域外一船所載三四百人其大可知也顧我邦國於海心漕運之便懋遷之利得之天寵者而航海不開船舶不中用此何異有脚而不能步走因思米艦始來譬翁示余獻芥微衷且曰我為歐米所凌蔑子為始于何時余曰大猷公令天下禁三桅檣實為之俑翁愕然余時始來江戶年僅弱寇翁一見期以後來實由是言也

再討長藩

慶應元年德川慶勝班軍奏防長平定詔旨慰勞詔

本原曰不特幕府不能慶分毛利氏其實慶勝亦不知其下手也試置身此際頭目一思大政奉還以外無一良圖

將軍上京慶分毛利氏之罪公卿諸藩各樹異見互相附黨議論不一會津氏固非慶勝之不交兵請曰臣親東下促將軍入朝而後議毛利氏慶分初幕府聞毛利氏之服罪將乘是機張幕威命松平阿部兩閣老率銃隊上京遣大監察塚原昌義傳命敬親父子來江戶受慶分又命五藩護送五卿尋命淺野脇坂伊達加藤四氏諭敬親父子應召慶勝聞是事駭曰防長士民世蒙國恩豈袖手傍觀其主就擒乎是命一下則防長致死於此國家禍亂不知所底止淺野脇坂以下亦辭命藤堂氏上書幕府曰方今急務在正名分施恩德正名分在尊崇天朝幕府尊崇天



朝列藩亦敬戴幕府。施恩德在寬毛利氏之罪。幕府遣監察召毛利氏。拂戾輿論。徒招殘酷之譏。毛利氏之罪在犯闕。宜承朝旨寬待之。兩閣老率銃兵上京。朝野皆疑其跡類要上。尤非敬天朝之旨。殿下宜奉詔上京。慰天下之望。曾小倉藩報曰。荷艦泊馬關。恐有異謀。乃詰荷人。荷人曰。長藩二士人來橫濱。見各國公使。英公使亦告曰。長藩遣人上海買軍器。將軍納會津氏之說。非慶勝之班軍。於是決議親征。下令列藩戒兵。曰。長人謀不容易。孤將大舉親發。以致嚴討。中國西南二道列藩。請兵戡命。以大老酒井忠績為留後。命南部伊達上杉三氏守江戶。朝廷得狀。召

一橋氏問長人謀不容易何事。一橋氏謝曰。臣在京師不與此議。慶勝深懷憂懼。使弟茂德辭前軍總督。且告幕府曰。臣往奉西討之命。深恐軍鋒不振。以瀆幕威。幸憑天朝幕府之靈。兵不血刃。敬親父子伏罪。今未有所處分。俄出再征之師。臣竊恐天下大亂。在此一舉也。今大兵所以為名。則曰謀不容易。彼果謀不軌。何不揚其虐跡。暴白于天下。不容易三字。恐不足服天下之心。幕吏固不悅慶勝之班軍。以為此設異同。自為分鮮。肥後岡山越前諸藩亦持不可。曰。罪一匹夫。猶不可無名。况討一大諸侯乎。若夫激徒騷擾。宜命藩主及支藩討平。藩力不足。則出軍助之。若

重野曰。幕府失御。天下所藉口。今又

八



無故舉兵此羊質而虎皮者四方爭起論其無名固也

激徒勢盛擁藩主抗大命則宜鳴抗上之罪使天下  
征討今以不服之兵討不明之罪彼將闔藩憤激致  
死於我臣竊為幕府寒心皆不省五月十六日將軍  
率大兵發江戶紀伊氏將後軍并伊榑原二氏為前  
軍他侯伯皆隸中軍二十二日入朝賜對詔贈其祖  
秀忠家光神號辭曰征長功成而後拜寵命關白奉  
旨問再討故將軍對曰敬親既伏罪而激徒私圖非  
舉結外人購兵器為罪不細關白傳旨曰兵凶器不  
可輕用宜駐大坂先糾其罪而後從事家茂請筆記  
以賜關白手草曰動兵國家大事長防罪狀未明宜  
駐牙大坂悉眾議擬至當處分以請天裁閣老觀之

河野曰私航海外賣汽艦買武器此犯國法之大者若使外人其證則不憂無辭幕吏畏外人如虎故無由詳

愕然與諸卿論爭徹夜家茂會諸老二條城大議二  
十四日赴大坂一橋會津二氏西下議是事長人聞  
將軍大舉遣吉川經幹就藝藩訴情事曰寡君父子  
伏罪以後上下謹慎以待天裁惟小臣居間壅蔽舉  
國憤懣一時擾亂而敬親父子親諭今已鎮定今也  
幕府誣寡君通外夷謀不容易如謀不軌者事至今  
日吞冤而死無太所恨但通外夷謀不軌一語關係  
國體流醜萬世臣子之不可忍者願究是言所由出  
以雪寡君之冤藝人曰雖吾藩亦不審其故蓋謂購  
銃砲外國再修山口城與外人往來也曰購銃砲非  
敬親父子所與知其山口城虞激徒再起也與外



究此事也歟

人往來無根之浮說。藝藩陳狀幕府。會荷艦泊馬關。長人詰其告藩人通外國之狀。荷人曰。休戰後。貴藩士人二人來橫濱謝和成。因有是言。將軍再征。由小倉藩告外船屢往來馬關。長人遺書小倉藩詰之。小倉藩具狀幕府曰。長藩責臣以荷人之言。請聞其詳。逼閣老松前氏。松前氏怒無禮却之。監察塚原氏在小倉。以是言出。宇和島藩與書詰所由。宇和島藩曰。藩士告世間所傳風說。吉川氏非有他所據。將軍已受朝諭。議曰。先召支族。糾其修戎備。親洋人二項。然後進軍。一橋會津二氏入奏。朝廷可之。七月召毛利元佃。吉川經幹。藝藩傳幕命。長人遣藩宰穴戶備前

水原曰。長人務為遷延。將外使幕軍。疲憊道路。內修武備。日愈充實。可謂有謀也。

致二氏乞延期之書。且曰。弊藩非敢拒命。惟不知再討何故。去年總督檢三謀臣首級。察其無他。班軍後國內雖小擾。藩人私鬪。固不足煩大討。今又召元佃經幹。士民益惑。請解是疑。而後就召。不然則國人不服。擾亂益甚。藝藩陳狀。幕府斥之。更命曰。元佃經幹病。則毛利元周若元純來大坂受命。以九月廿七日為期。曰。過期有所處。長藩請緩期如前。藝藩野村帶刀諭曰。幕府旨在寬典。勸之應召。其人曰。未知幕府所寬何如。嚮戮三字。以謝犯闕之罪。而今將軍再舉。此以前罰為未當也。請聞幕旨所在。而後就召。帶刀至大坂稟幕府曰。強召恐激大變。幕議曰。梗命至此。

尊攘記事 卷之七



不可不計。進軍議決。將軍從會津一橋二氏入奏曰。二支藩過期日不至。請進軍國疆。問其罪。會英法軍艦闖入兵庫。要請開港。廷臣皆曰。暫舍征長。攘斥外艦。一橋氏曰。諸侯且不能制。何以制外國。如外艦以討長事。急諭之。彼必退去。會島津氏使大久保利通詣關白第。論伐長之不可。朝議又變。一橋氏艱然曰。昨日所決。今日忽變。今日所是。明日為非。朝廷無定論。臣等三人不知所為。有辭職耳。關白深恐官武自是睽違。諭諸卿寢議。翌日家茂入見。勅允所請曰。速竣事。奏狀。是為九月二十三日。既而外艦強請。以事情迫切。家茂命尾張氏上辭職表。倉皇發大坂。

井地知曰。先是西鄉大久保二氏等見幕吏論征長之無策。藩主亦上書論是事。不省。藩論為幕府不可助決于此。

朝威之不行于天下也久矣。及薩長二藩入京師。天下曉然知朝廷御九五之尊。儼臨於億兆之上。至外國交際國體所關。以幕府之權將軍之威。不可得而擅之。二藩之功於朝廷也大矣。皇上之眷於二藩也殷矣。而及長藩執掃攘。薩藩執開港。意見不合。為界門之變。為犯闕之亂。而幕府不能自立。常為二藩所控制。列藩少有勢力者。漸不屑受幕府之制。爭朝京師。周旋國事。進退操縱之權。隱然歸朝廷。幕府惴惴焉奔走於東西內。為列藩所逼。外為英法所要。情窘勢窮。形露痕著。天下集觀。相傳嘲笑。而幕吏不之悟。聖上罷親征。遣長藩揚

河野曰。寫留幕府之末路。一々次骨。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如二藩致人者。如幕府致於人者。



揚然曰。掃攘之不可為。果如我所論。尋長人犯闕。一敗塗地。愈為得時。殊不知親征中止。長藩失勢。皆由薩人為之內也。而其擊走三宰。亦借力薩人。而薩意固在戴朝廷。其故附幕府。將待其時。而有。大為也。尾張氏之西旆。舉天下之大兵。不交一矢。一任西鄉氏所為。非特恐兵端一開。禍延宗社。當時大權固已在島津氏也。而幕吏悻悻然以為將軍親發。麾下八萬家門。譜第半天下。天下無不可為也。勝算無可言。名義無所據。暴大兵於京攝之郊。半歲軍需不給。括之民間。上下困弊。進退維谷。列藩見大事已去。爭論朝廷無罪。長藩之意。幕府

本原曰。如斯論去。始公平。保太平三百年。東照氏無憾于泉下也。况奉還政權於王家乎。

任其怨而朝廷收其德。朝威日隆。輿望日傾。蓋家康臨薨。告外藩列侯曰。子孫為政不公平。則諸君代之。天下。天下之天下。吾不敢私也。顧外國事興以來。幕府之失政不一而足。天下紛起論其不足。以托天下。彼薩長二氏外藩最雄者。其交起論幕政之失。家康告外藩列侯。固如此也。而一橋會津諸氏以抑朝威拒雄藩。為盡力幕府。抑未達家康公天下之旨也。

開兵庫港

四國既聽毛利氏和。英公使巴亞玖氏與三公使謀



彼遇我殆猶遇嬰兒然

曰政府頻年多故財用不給若鉅抵償金額則勢不能應償因逼之先期開兵庫二港以外更開一港充抵償必如所欲此一舉兩得者乃合議逼政府曰納二百萬金以償長人砲擊之罪出一百萬金以償政府失職之罪私外國奉行竹本氏曰若政府不能償則先期開兵庫四港以外更開一港以充其半額竹本氏因與水野諏訪二老謀曰乘此勢大舉問毛利氏犯闕之罪防長二州唯意所欲為因開馬關以充償額則易與也復各公使曰二百萬金非一藩侯所能辦政府宜代償更就內海開一港以充百萬金氏欣然曰外人固不利償金貴國能待外人以誠實

三百萬金無一所可查計之一言之下此輩將以倚立國

不解事情至其真者半不知然者

彼此人民幸福無甚焉請以是告本國政府取裁期十八月為完償之期既而尾張氏班軍諸老以為彼既服罪此機不可失阿部松平二氏率槍銃隊西上擬張兵威威劫關白以下而後逼朝廷開兵庫二氏相踵入京朝廷察異圖禁幕兵異裝徘徊輦下詰二氏來故二氏默然乃責曰嚮詔將軍入朝議毛利氏處分遲延至今日非忽朝命而何也二人不知所答阿部氏曰臣請東下促將軍入朝乃付勅書東歸松平氏亦託辭防禦攝海率銃隊赴大坂先是會津氏發使促將軍上京且說毛利氏服罪之無實會得長人通外國及暴徒再起之狀伐長論起語見前九月



河野曰。英法猶天  
津。巴氏在北京獄

英政府命巴氏曰。以開兵庫港。減海關稅。日本皇帝  
批准現行條約。三事。充償金三分二。巴氏與三國公  
使議曰。今也將軍在大坂。乘此機。擁軍艦赴兵庫。要  
請三事。若將軍阻之。則直逼京師。謁皇帝。請批准事  
可立定。三公使以巴氏盛用事。不敢拒。乃告狀政府。  
老中大驚。急命外國奉行山口監察小笠原二人。西  
上。大老酒井氏猶不自安。尋遣松平宗秀西上。十七  
日。四公使率軍艦九艘。入兵庫港。巴氏率三艘入大  
坂灣。會將軍上京。奏進兵。監察永井氏乘艦問來意。  
巴氏曰。見阿部松平二氏達國命。二氏皆從將軍在  
京。巴氏稱國命不敢退。將軍聞警。倉皇歸大坂。遣阿

中。私與青島將進  
兵。北京兵火。清帝  
北遁。實斯人之謀  
也。彼眼中固已無  
日本國。

部氏至英艦。四公使要三事曰。決答限七日。過期則  
嚴兵入京。親見皇帝。請是事。將軍不知所為。急召一  
橋會津二氏。二氏大驚。遣阿部立花二氏拒之。巴氏  
抗論不屈。二氏往復七日期。逼請更緩七日。巴氏督  
促日急。一日。四方洩聞。人心頗動。大原重德上疏曰。  
醜虜逼近。畿轉禍為福。今日之事。為好機會。宜選藩  
士有大畧者。任折衝之責。以大義說諭。彼若不聽。則  
下命防禦。諸藩殲滅之。耀神州威武。是時為然。諸藩  
士皆曰。彼擁軍艦逼近。畿以暴威。要朝廷。侮蔑至此。  
有戰而已。相率至大坂城。與諸曹論爭曰。彼不肯從  
我所諭。則諸藩盡死力。禦之京郊外。薩因備諸藩以

權真二字。心不在  
京。諸藩十心。隨想  
見是輩。裂身。裂氣。  
山揚。



安達曰情事懇到  
議論曲盡當時爭

為閣老已許開港請誅幕吏主是謀者朝廷恐其激  
變命將軍斥阿部松前二老麾下士扈將軍者相傳  
失色將軍召尾紀二侯以下議之衆論鼎沸皆曰閣  
老將軍腹心黜陟與奪一皆仰朝旨是無幕府也且  
外而防長征討內而外國要請而將軍總大政不得  
行其職不若速讓軍職一橋氏表不敢負朝廷之誠  
家茂凄然曰寡人年少膺大任前跋後蹙至此極避  
職讓賢固其當乃黜二閣老命監察向山一履草辭  
表左右嗚咽無敢仰視者表凡二通一請讓將軍職  
一論外國交際不可失信曰臣家茂謹察宇內大勢  
萬國互結條約通貿易此風氣一變天時令然者勢

傳此書有心者無  
不落淚黃村氏以  
詩名天下其言非  
惻一發誠實非偶  
然也

不可拒絕也而皇國固執舊法拒外交殆如懼怯畏  
避者然非所以尊國體也故米使來浦賀先臣家定  
量時勢許和親上奏請允而聖詔責臣以拒絕臣率  
群下從事掃攘而聖諭禁其妄開戰端臣亦以為國  
本不立則膺懲之典不可舉故專興物產貿易之利  
以富民產開器械諸技術以利民用造堅艦大砲以  
脩武備將待國本立而後從事掃攘以耀皇威於海  
外也臣今夏以來留牙大坂議防長處分曷圖夷舶  
入兵庫逼請勅準條約臣命諸臣諭其不可彼強請  
不聽切恐一朝開戰百萬靡爛宗社危急上悖陛下  
覆育億兆之仁德下乖賤臣受托宗社之職任伏望



陛下運英斷下聖詔允准各國條約如此則臣雖不肖外修制馭外國之實備內立蕩平叛亂之實功以對歷世寵眷之恩曩四國使臣要請此事臣使諸臣力諭待朝命於兵庫刻七日為期請速賜宸裁特命族德川茂德入朝奉表翌日倉皇發大坂東下左右錯愕飲泣追及一橋會津二氏大驚要之伏水諭待朝報不聽反覆強留二人入朝狀請勅允廷議紛然論連二晝夜至六日始決勅允三港條約不一語及兵庫閣老松平奉行山口二氏至英艦傳勅巴氏艱然取勅書投地曰不許兵庫違所約也聞皇帝權重將軍吾且往見皇帝逼請是事二人曰將軍百方力

河野曰此以辭職要請者熟察時情出于不得已者抑亦急矣

每歲至此殆印度視我也

請始得三港勅準皇帝深慮國人持異議故不及兵庫而已巴氏不答山口氏固知法公使異論乃往說法公使曰開兵庫蓋非貴國之意今也將軍出征未功大藩窺隙加之各國軍艦來要危急亦甚請諒照情事為將軍說英公使退軍艦橫濱與諸老熟議此事公使曰余固悉政府情事唯巴氏意既決不可復說已而抵掌曰卿作閣老連署書付僕請為諸君說英公使二人草松平小笠原以下連署書曰現行條約政府所結非朝廷之所允將軍反覆固請始得勅允若夫減關稅百分五先期開兵庫以此二項充馬關償金固政府所諾江戶諸老熟議而後允諸公所

佐田曰余是時在獄聞三港勅許傷



聖上所以營天一朝溼滅不勝檢自問天之威私草一書曰日茅玉露

請書成付法公使公使一覽曰可也乃示是書英米  
蘭三公使說以閣老之意明日各艦拔錨赴橫濱大  
老以下猶不自安以監察栗本氏涉外國事情命之  
西上一橋氏召見曰汝能抵橫濱拒兵庫開港乎栗  
本曰兵庫開港期限約書有明文非公使所能左右  
據約書拒之何難之有一橋氏壯之擢為外國奉行  
命之赴橫濱說四公使將軍辭職報至江戶諸有司  
失色眾固忌一橋氏竊議鎖國根奉日光宮抗朝命  
慶篤暗愚朝比奈市川黨用事尤害慶喜乃謀幕吏  
起慶篤上城聞議至事定始輟四公使已入橫濱栗  
本與酒井水野二老往見法公使曰山口氏在兵庫

本原曰歸重勅準大得論外人之體

贈閣老連署書政府所不與知請反本書法公使曰  
兵庫果不可開則別開一港二氏乃遺書四公使曰  
諸公常曰使我別開一港益盛貿易則勝得償金今  
也朝廷勅允條約此厚交際盛貿易之基也得此勅  
非特開一港之比既勅允三港不出數年各港隨開  
此一事固足以抵馬關償金二分之一請致此意本  
國政府諸公使皆以得勅允減貨稅二項為足英公  
使持不可曰非先期開兵庫則金額不可得而減朝  
廷命收連署書水野氏以英使固執書且請曰已拒  
兵庫無已則開他港代之板倉小笠原二閣老不聽  
但曰彼若欲再逼攝海則當有別所處至此栗本從



巴氏實為此謀且已取裁本國故固執不可如法未固以三百萬為過額聞米政府已有追反此金之議

松平氏抵橫濱。反覆理論。英使不聽。法公使曰。是事彼此政府所決。非公使所能左右。宜發使請之本國。宗秀西上報狀。既而幕軍不利。將軍薨于大坂行營。翌年各國公使來兵庫。請開港如約。慶喜奏請曰。嚮先臣家茂上疏。請勅允外國條約。先帝明察海外事情。勅允三港貿易。特禁兵庫。臣等不敢違聖旨。唯兵庫開港期限。載在盟書。是以當時雖奉勅。實未布禁令。姑付後日之議。既而家茂即世。開港期復迫。臣千思萬慮。竊以為隣國不可失信。條約不可中變。蓋宇內萬國。與我雖異風俗。劃土域。其被天地覆育之化。固無彼此之別。既無彼此之別。萬國人民。舉謂之同。

蘇曰。違條約者。罪之萬國公法。治其罪。然公法行強國。而不行弱國。利大國而不利小國。彼見利忘義。區區條約何足憑。

胞亦可也。是以宇內各國往來。有無貿易。互講交際。此天地自然之理。而宇內各國大小不一。強弱不同。勢不能不生兼并凌奪之弊。於是條約以堅其交際。條約一結。則大不能以兼小。強不能以凌弱。重信尚義。永矢不諉。苟或違之。則覆亡不旋踵。臣故曰。隣國不可失信。條約不可中變。今也皇朝交通外國。取長補短。大講富強之術。既開三港。獨於兵庫一港。未允彼約。失信各國。貽禍無窮。進不足以示威。退不足以自守。臣竊為非皇國長策。仰望陛下明鑒古今之變。洞察萬國之勢。尚信重義。從既許之條約。特勅允兵庫準三港。益立富強之基。大開進取之畧。如斯則。



河海之量覆載之德。可以鎮服宇內。耀皇威於千萬里之外也。朝議不敢輕決。乃詔各藩熟議。藝因備三藩固執不可。他皆可之。廷議從衆。勅四國允本年十二月開兵庫如約。後改期明年三月。自幕府與四國結條約。十八年於此。至此奏請再次。遂勅允條約。開四港。世追論是事者。或曰先帝不諳外國事情。以攘夷二字率天下。天下大亂。殆危宗社矣。噫。爲是論者。不特不可與論我邦立國大體。又不察今日之所以致維新之大業也。蓋我邦創國以來。未曾爲外國所凌辱。其爲源爲平。爲北條氏。皆失於此。而得于彼。一興一敗。未足爲得

水原曰。方今少年輩學洋學者。輿舉攘夷二字爲要柄。此論實爲頂門一針。

失也。唯事涉外國。國體屈伸所關。故弘安於蒙古慶長於朝鮮。致全國死力於此。未曾取辱外國。此我肇國以來。所以稱雄東洋也。彼英米於我何有。悍然擁軍艦威政府。曰不許。吾所請。則有戰而已。顧幕府之所以世任征夷之職。率三百牧伯奉事朝廷者。固將盡天下之力。征服凌侮皇國者也。而幕府不能盡其職。許彼請於一呵喝之下。以堂堂獨立國。辱國體如斯。四方萬國其謂之何。此先帝之所以誓天地以掃攘大義也。而議者不察於此。徒曰先帝不諳外國事情。豈可乎。顧先帝以掃攘大義。誓上下神祇。故聖詔之所風動。威怒之所激。



發四方奮起大平文具不令而除遊惰士風不矯  
 而改俊偉魁傑之才不擢而用讒佞橫邪之徒不  
 懲而伏八百年僭亂國體不釐而正三百藩戶位  
 素餐不變而革不經一再紀將軍自知不副輿望  
 追悔祖宗私朝權俯伏階下奉還大政此皆由先  
 帝以掃攘大義誓上下神祇也嗚呼當掘田井伊  
 諸人逼請勅許通商條約之時使先帝少自貶下  
 允其所請則雖有文武大略如烈公盡國力勤王  
 事如毛利氏健馬壯士挫強英於一擊之下如島  
 津氏奔走四方鼓舞志士振作義氣如百千浮浪  
 者亦無由獻其丹誠而効其忠節彼狡焉思逞者

河野曰此尊攘二字之頭腦故窮言極論不少留餘力

視我無能為威我以大艦大砲啗我以甘言好辭  
 其所以凌轢我者何所不至法之於安南英之於  
 印度殷鑒不遠真不可寒心乎故余曰世為此論  
 者不特不可與論我立國大體不察今日之所以  
 致維新大業也



尊攘紀事卷七終

尊攘紀事卷八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撰

幕軍敗潰

幕府之召毛利元周毛利元純期九月廿七日請緩期日不聽井原主計穴戶備後介代二氏赴大坂途聞外艦逼兵庫將軍上辭表還既而幕府遣監察永井尚志抵廣島召見井原穴戶詰問曰敬親父子仍在山口忽幕命也二人曰敬親父子深恐激徒再起重罪幕府故不敢去山口曰嚮命敗山口今加修築置武器何故曰有司為藩主假構屋舍世或傳為加修築置武器爾曰英艦泊下關藩人欵接何故曰藩

河野曰聞備後介稱病不見尚志此事以交書各聞



士固讐視外夷。唯恐彼啓釁。故給薪水。順適彼意也。曰。賣瀛艦。外人多購銃砲。何也。曰。此外間誣。因聞村田藏六輩。竊賣廢艦。非敬親父子之所預知。曰。支族遷延不奉幕命。何故。曰。彼多蓄臣卒。聞武田藤田以下處斬。恐其主亦如斯。族擁不敢出。本藩亦無如之何。尚志以其言不足疑。遣二人。二人不敢去。曰。必得答辭。而後去。尚志復命。一橋會津二氏曰。如是坐爲彼所欺也。板倉小笠原二老爭曰。兵氣不振。不如因彼所分疏。寬容其罪。一橋會津固執不可。請家茂曰。敬親父子雖陽唱恭順。陰懷異圖。聞穴戶備後其實山縣半藏。冒門姓稱藩宰。其反覆欺罔。槩皆類此。且

本原曰。幕府事至此。伐亦亡。不伐亦亡。唯亡有遲速而已。

觀其答辭。陰矜藩主之勞。揚幕府之過。伏罪之實安在。唯彼口唱伏罪。未可直致討伐。且遣閣老臨彼疆。召敬親父子。究詰情偽。明著順逆。而後處分其罪。若不奉命。則大兵衝巢窟。誅贊父子爲虐者。不然則彼狃我恩。侮我武。他日公然入京。誑惑播紳。交結浪徒。雖悔莫及。况今再動大兵。摸稜終局。縱令防長歸無事。奈幕威掃地。何。願殿下熟圖。莫遺悔。他日往復連日。議始決。慶應二年正月。小笠原松平二閣老入朝。上奏防長處分。曰。廢敬親父子。令孫興丸承後。削封土十萬石。絕三宰之祀。檻致高杉桂山形以下。閔白傳旨曰。上深嘉毛利氏之世勲。宜至當處分。以加仁



此煽動人心之策其言之行吾固不問也

恩二老固爭。因改曰。上思毛利氏先世之舊功。宜速平定國內。以安宸襟。至處分方法。宜如所奏。大久保利通詣近衛氏。論處分過刺。至此更擬撰副勅。上近衛氏曰。已可所奏。唯方今內外多事。深勞。獻慮。若事涉粗暴。恐為厲階。宜至當處分。使人心悅服。削封土。亦宜收瘠地。莫使民心激動。近衛氏示之廷臣。衆多與之。長人泄聞幕議。與書藝藩曰。如聞幕府罰弊藩以三條。果如此。則曩日宍戶備後。就永井氏所詰。分疏藩情。未足以解幕府之疑。歟。輦下暴動。藩主父子所不關。唯不能訓戒三臣於未舉事之前。實不追其罪。故尾張總督之臨疆。謹戮三臣。及與其謀者以謝。

安達曰。有此一書。久坂牧諸子。十戰有生氣。三幸不為徒死也。

爾來屏居思愆。三年於今日。夜延頸望。恩命之下。區區誠衷。猶不為幕府所察。將因何人訴冤乎。抑三臣暴舉。源幕府之不奉詔旨。幕府已奉詔旨。頒告掃攘期日。故弊藩砲擊外艦。而幕府以是罪弊藩。弊藩為公武奔走。不為不力矣。若使幕府奉朝命。攘外夷。則固無致此暴舉也。今幕府不察暴舉所源。唯末節之問。不特非忠恕待人之旨。朝廷寬大聖旨。恐不如此也。二月小笠原松平二氏督軍務。置牙營于廣島。召敬親父子不至。召三支藩亦不至。長行曰。已經朝裁。彼不奉命。則直進大兵。遣歸井原。宍戶二人曰。幕府有所命。召敬親父子及孫興丸。期四月廿一日不至。



川島曰。至世猶為此言。其迂亦甚矣。

則別有處分。分遣軍監各藩營。戒嚴待期。藝藩固知軍無功。遣世子茂勲東上。說將軍已發。長行驚以幕命追止。命藩宰辻將曹代往。已至會桑藩士爭迎。問狀。將曹曰。防長激徒。日得氣勢。怒氣如火。今下嚴命。開兵端。各藩兵士。暴露客土。日夜思歸。日愈疲弊。此未戰而勝。敗已判者。不如止干戈。以保無事。諸士憤然曰。舉天下之兵以討一藩侯。何謂無勝算。將曹造城請見閣老。監察代見。乃呈藩主書。且說以止軍。一橋會津二氏不聽。且懼浮言動朝議。入奏曰。事至今日。朝議一動。則天下自此大亂。關白慰諭曰。吾在誓不變朝議。長行怒。藝藩忽幕旨。命錮將曹。藩人不服。

木原曰。薩人為虎為龍。變化百出。至此以天時至人事會。始出此書。殆與芝蘭謀越同手段。

交起論長行之專。不止。茂勲恐生事。親見諭止。薩人屢論毛利氏處分。至此上書幕府曰。防長處分。關天下之興廢。曩者尾張總督納其謝罪。下令班兵。而幕府再動干戈。天下皆不知出兵何名。且朝議處以寬典。幕府輒曰。削其封土。朝議待以舊恩。幕府輒曰。廢其父子。四方相傳。非幕府所為。夫征伐國家之大事。弊藩義不能出無名之師。敢告板倉氏。召見大久保利通。百方說諭。利通更數幕府失體。論爭不屈。板倉氏召藩宰島津伊勢。病辭。幕府元因島津氏抗。毛利氏至此始知為其所賣。四月廿一日期至。安戶備後。捐取素彦與支藩使臣抵廣島。復曰。敬親父子以下。



病不能應召。命賤臣二人代受幕命。五月朔日小笠原氏將傳幕命。召二人皆病辭不至。乃召三支藩使。臣傳幕命曰。敬親父子統御失道。肆宰臣干戈犯闕。罪宜服嚴典。嚮戮三宰及與其謀者表誠。故枉嚴典。削封十萬石。廢敬親父子。使孫興丸食二十六萬石。檻致高杉桂小田村以下十三人。若不肯奉命。則三道進兵以問其罪。三人皆曰。宗藩使臣備後。在臣等不敢奉命。長行曰。汝致命。汝主。汝主致之。宗家三人曰。臣料宗藩臣民不奉是命。臣輩不顧事體。妄奉嚴命。此窘臣主也。請待備後病瘥。長行趣之。遣去。執穴戶楫取二人。錮之藝藩。尋三支藩書請曰。防長士民

川島曰。使命論難。若看出彼先。

聞嚴命。新下號呼。道路迫。臣等請寬敬親父子罪。臣等欲傳嚴命。恐立致擾亂。願寬嚴命。長行却之。閣老松平宗秀副德川茂承督藝石兩道軍務。小笠原氏抵小倉總西海軍務。少老京極高富總南海軍務。阿波藩不敢出兵。曰。少老職掌麾下。士不可令列。藩諸軍高富默然。宗秀命藝藩進兵。托事辭先鋒。六月八日幕海軍與松山藩兵夾攻大島。土兵棄糧仗而遁。林半七將一隊出禦。設伏挑戰。松山兵乘勝追北。中道逢伏。其將佐久間一學死之。期幕軍不至。遂乘艦走嚴島。十四日拂曉。彦根高田藩兵與幕海軍攻岩國。長人邀擊砲戰。別伏一隊。火村落絕歸路。幕海軍



河野曰。幕軍每戰失撥。尤見其不振。且無軍法。

失期不至。二藩兵腹背受敵。死傷無算。走出海岸。兩  
侯乘漕船僅遁。餘兵走小瀉。彈藥糧仗皆為敵所獲。  
十六日長人分道入石見津。和野藩不戰而走。一隊  
抵高津。福山藩兵邀擊。長人引退。翌日濱田藩兵據  
萬福寺防戰。福山兵來援。長兵用施條銃利鈍不敵。  
乃棄銃短兵接戰。長兵隱樹陰踞山巔。發砲狙擊。二  
藩力拒。監軍三枝刑部死之。請援紀藩不至。退保濱  
田。十九日長人踰四十八坂攻大野。幕兵與越前紀  
伊藩兵逆擊却之。廿五日長人再攻紀。宰水野氏防  
戰其苦。幕兵與大垣藩出援退之。二道兵勢日屈。告  
急廣島。至此宍戶氏語護卒曰。藩主決無抗幕軍之

宗秀庸愚。推此一事可知也。以是當怒氣如火之長兵。其敗潰無足怪也。

意。今日之事。皆中間梗命者之為。宗秀聞之以為可  
以用也。召見問故。宍戶說激徒誤國巔末。且曰。臣能  
說藩主。令奉幕命。宗秀大悅。陰釋歸之。令諸藩停進  
軍。紀侯大怒。書告將軍曰。茂承不自量。叨當總督重  
寄。而宗秀進退各軍。不與臣議。至以獨斷放重囚。總  
督有名而無實。請解本任。宗秀亦辨曰。防長未可力  
爭。故臣授旨備後放還之意。謂事成則與總督以下  
共其功。事不成則總督以下皆辱其職也。此臣之所  
以不顧專斷之罪也。今也。西南諸道藩兵未集。而薩  
藩陰鼓動長人。諸藩兵驟皆和銃。而長人農兵屠兒  
亦皆用施條銃。勢力懸絕。無一勝算。若借法國軍艦



流離環尾到此真  
為可憐

二三十艘。或有可克。不然則有用說客而已。將軍慰諭茂承。召還宗秀。褫職已而備後。致書藝藩曰。僕代藩主使于幕軍。哀訴國情。不蒙聽納。無復顏視。二州人士。宮津侯以大事囑僕。僕代藩主使于幕軍。固不能奉侯意。說藩主。請致此意。宮津侯衆相傳為笑柄。長人入石州者。席卷而進。因幡出雲福山三藩兵皆退保濱田。紀宰安藤忠祐戰于周布村。敗走。濱田藩拒而不容。長人得勢日愈強盛。濱田藩見各藩不競。長人且暮薄城下。遣重臣請緩進軍。不可。會藩主松平武聰病篤。夜為左右所扶。乘舟而遁。夫人堀田氏誓與城俱斃。侍女強擁而出。火城走出雲。松平慶倫

三令五申。愈足以  
取敵侮而已。

以封土危。不告退兵。茂承召各藩將校曰。我軍每戰誤機。賊勢猖獗。人懷危疑。寡人將死戰。以鼓士氣。諸君悉此意。又諭幕軍曰。幕府興亡在此一戰。卿等應奮勇為諸藩標準。部署已定。廿八日與幕軍及彦根高田明石三藩兵。海陸並進攻大野。長兵當三道之衝。逆戰互有死傷。及暮交綏。晦日進取大野。八月二日再攻。長兵分隊拒戰。紀兵力戰。自朝至晡。互有勝敗。幕軍自鳥村進入玖波。頻奪二壘。長人據第三壘。防戰至夜。幕軍無後繼。彈藥已盡。放火收兵。七日長人肩曉襲大野。紀兵與幕軍夾擊走之。一隊自宮內衝高田藩營。狼狽出走。彦根兵亦不支而走。紀兵以



敵取宮內窺大野之背。命彦根高田藩往援。二藩戎  
具不給。遣幕兵二小隊自海路迎歸。舟狹不容。餘兵  
徑海岸而退。茂承連戰失機。乃會各藩兵曰。寡人以  
年少非才。叨任總督。指揮失機。軍鋒不競。石州已陷。  
進退之決在今日。為之如何。榊原政敬曰。諸道兵衆  
未會。蓋窺將軍舉動也。臣屢遣人請進大旆。如聞將  
軍病日重。人心危懼。宜量情勢以退大兵。藝藩亦聞  
將軍大故。遣使長藩。請退兵境上。長人曰。貴藩果說  
幕府班師。則不蹂躪貴境。乃限玖波為疆。發使出雲  
藩。責以大義。藩人曰。將軍出征。寡君以死諫止。不敢  
敵貴藩。使者曰。徒言不足以為證。乃書寫其言付使

本原曰。長人砲擊  
夷艦以來。閱歷實  
戰。故日愈精練。而  
諸藩兵未嘗目旗  
鼓。此以不教之兵  
戰之者。其一敗塗  
地。不特為無名義

者。小笠原氏抵小倉。諸藩兵未會。六月十七日。長軍  
艦五艘乘朝霧砲擊門司。田浦小倉隊將鳴村志津  
馬鼓舞守兵奮鬪。擊破一艦。長人上岸步鬪。軍艦發  
砲為之聲勢。守兵不支。間道走大里。小倉危急。會肥  
後久留米藩兵至。長行命二藩守大里。小倉人稍安。  
七月三日。長人小舟架巨砲。乘曉霧薄擊富士艦。一  
隊據弟子松砲臺。砲擊大里。伏兵門司襲其背。小倉  
兵退築障壁。殊死防戰。富士迅動鳳翔三艦。發砲助  
勢。長三艦格鬪。勢不相下。入夜交綏。勵士養銳。翌日  
長艦砲擊大里。乘勢上岸。守兵已逃。長驅直入新町  
火民家。肥後小倉兵邀擊之。赤坂八町坂富士回天

我邦海國。而有陸  
戰。無海戰。此歐米  
人所以見為兒戲。  
此役以軍艦馳逐  
海上。大快人意。



二艦發砲為聲勢。長人殊死奮鬪。肥後兵善禦。獲三十八級。長人遂退。回天艦進衝赤馬關砲臺。大砲烈戰。遂不能克。廿八日。長人再攻。肥後兵僵樹塞路。清野以待。長兵不能逼。小笠原氏謂其擅伐樹木。肥後兵怒曰。諸藩傍觀不戰。我獨當敵衝。伐樹塞路。固戰畧之所為。何可誚之。有各藩亦怒。長行輕舉失機。不敢盡力防禦。晦日。肥後不告撤兵。久留米柳川二藩相踵而去。長行不能獨留。率屬兵駕富士艦走長崎。小倉藩火城退保香春。長人入小倉。逼香春。小倉氏進退策窮。就薩肥護五卿者。請行成。長人曰。毀金邊狸山二壘。則聽所請。乃如所言。長人直據二險。分兵

宗秀放囚。長行舟道。是輩監軍。誰敢盡死力。

逼香春。小倉愈窮。發使馬關請和。長人要曰。質世子。乃遣宰臣請哀。不可。乃令臣庶束裝。書告致封土而去。長人曰。吾非附強凌弱者。豈忍旁觀隣藩君臣彷徨道途乎。召宰臣立約曰。若幕府出兵。居中諫止。不得諸藩兵次封內。企救一郡。俟他日。寃白還之。初將軍得三道之敗報。令率從駕諸侯。進牙于廣島。德川慶勝諫曰。諸藩疲奔命。國力不給。況今物價騰揚。窮民騷擾。一旦有變。起肘腋。何以防之。願息干戈。以救眼前之急。因藝阿三侯亦上書朝廷。請宿衛曰。天下人心不直。伐長。今也兵結寇連。近畿諸藩大半服事。軍役若浮浪無賴。發變輦下。何以防禦。况外夷四來。

安達曰。列藩不約。而出于一。猶元弘末年。勤王義兵。東西同起者。



以窺我隙乎。臣等願入京宿衛九門。至此越前氏上京。見一橋氏論征長不可不聽。乃上書將軍曰。長藩暴動。原由于幕府失體。今日之務。在去私心。從公議。宜召諸侯異議者。虚心聽衆議。以定國是。否則朝亡一長夕。又生一長。况英法各國虎視其後乎。請明內外本末之辨。更為良計。不報。會兵庫大坂細民苦米貴。蜂起毀富豪屋舍。四方騷然。薩藩發兵上言朝廷曰。外夷事起以來。憂國志士棄生唱義。勤王諸藩奔走東西。不敢寧居。而幕府統御無道。忠言讜議。盡屬畫餅。今也將軍屯大兵於大坂。而不能禁閭閻小民之橫行。幕府之政權已替矣。且臣之所不解者。曩日

本原曰。至此出兵公然揚言幕府之失政。着着中機。真畧蓋一世者。

幕府聽毛利氏之謝罪。為之解兵。今也無故再尋干戈。拘留使者。掠畧細民。不特防長二州懷憤惋。天下人心皆不服。願朝廷明四目。達四聰。以寬大聖旨。下霽然恩命。持危扶顛。以圖中興之大業矣。會有流言。薩藩謀移鳳輦。會津氏衷甲以備市人恟恟。薩藩致書。請辨浮言。解士衆之惑。以安慰市民。閣老深虞薩命勝義邦說之。義邦曰。會人執拗惡異。不先諭會藩。則不可說薩藩。乃見容保論征長無策。且曰。方今之計。宜以寬洪大量。綏服長人。蘓息國內。退又書論曰。當今風氣日開。人智日進。而在人上者。暗干下情。迂于時務。此國事之所以日愈紛然也。今日之事。宜為

舊幕未運。人才庸陋。有海舟一人。矯矯不羣。唯板倉氏為以斯人口舌。可弭薩謀。何等迂。



切當會藩人之病。

天下謀不宜為德川氏一家謀。為一家則不免偏私。為天下則公明正大。容保嘉之不能從。義邦以押邪小人當要路。徒以俗論壅蔽君相。不知國家大計。謂板倉氏曰。方今急務在戮橫邪小人。三四輩以謝天下。幕府有何宿怨於毛利氏。而縮國命耗國力。不知自反也。聞有策借金外國以繼急乏者。果然則其亂不止。防長二州勝成默然。蓋池田長發使法國私約藉其力以張幕威也。義邦見國事日非。不勝憤憤。請歸休不允。適聞將軍病憂憤特甚。乃建言曰。方今亂形已成。萬一天不吊吾君。四分五裂不可復挽回。請付臣二三軍艦直衝防長要害。得一戰相當。然後問

本原曰。麾下八萬。海舟以外無一人。鮮事者乎。噫。

此亦時機已失。故義邦決以喪止戰。

矣。伯意見察天下人心之所向。以處分大事。則不出旬月而西陲紛擾可解也。不報。將軍家茂患脚腫。至此病勢日漸。七月二十日薨。遺言委慶喜征長事務。慶喜銳意用兵。將親將大軍繼之。兵發有日。會得小倉敗報。知不可為。乃用越前氏言。命義邦使長藩告將軍喪。休兵。

傳曰。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夫春秋托始隱公。豈非以魯有亂。臣賊子始于公子羽父之故耶。蓋自文武創國。至此四百年。不特王室衰亂。大小侯伯亦皆尸其位。不知宗社安危。生民疾苦。為何物。哀公對孔子曰。寡人長於深宮。婦人之手。未知哀



非及當時者不知此論之妙

未知樂。夫不知哀樂爲何物。以是位侯伯之尊。衆庶之上。此賞罰之所以顛倒。亂臣賊子之所以紛起。而孔子寓王法於二百四十二年。實有故也。顧德川氏創封建之制。二百年於此。不特幕府政綱紊亂。威德日衰。列侯尸位。門族曠職。無一異春秋末世也。余猶及幕府末運。大小侯伯。蒞輿馬飾鹵簿。呼號道路。互以資格相加。望之儼然如神。就之温然如春。而問其爲人。哀公所謂寡人。長於深宮。婦人之手。未知哀樂者。而其世卿大夫爲衆庶所推者。亦皆擁臣族宏門第。務爲深深穆穆。金穀出入。官僚黜陟。尺寸以上。皆使吏曹議例。格以

土苴木偶四字。罵盡當時極切實。

行。此以家國安危。生民疾苦。委之土苴木偶也。夫天下活物。豈土苴木偶所能御乎。壬子春。余始游江戶。翌年米國軍艦入浦賀。將軍家慶已病聞急報。大驚愈危篤。遂不起。是秋家定拜將軍。勅使奉宣辭東下。列藩群侯盛儀入賀。僕從雲從。輿馬如龍。大城內外無立錐之地。余觀是盛儀。以爲幕府威權赫耀。臣服海內如此。天下何爲而不可成。翌年米艦再度。目其營議紛紜。諸司狼狽。列藩群侯束手茫然。無一所爲。心竊恠焉。蓋天下活物。固不可。以土苴木偶爲之也。爾來變故百出。海內鼎沸。而觀有傑然者。出爲天下之用。無一非寒素書生。



嘗盡人間甘酸者。而若水戶氏。若薩長氏。周旋朝  
幕。鼓動列藩。翼贊維新之盛業者。亦皆由其藩重  
文學破資格。登用寒素書生。與之謀家國大事也。  
嗟乎。余於是愈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亂臣賊  
子之紛然交起。為晉楚交霸。為戰國七雄。至暴秦  
坑儒焚書。而後已者。皆由封建為弊。大小侯伯世  
卿大夫。徒矜閥閱。傲然據人上也。曹劌謂桓公曰。  
肉食者鄙矣。識者固已知其弊之所在也。而我邦  
始之以先帝之剛果。承之以今上之叡聖。廢幕府  
改封建之制。大小侯伯為華族。門閥世族為士族。  
自幕府失德。亂勢始兆。未經二紀。天下貼然。人安

河野曰。以春秋為  
反影。補寫舊幕末  
運。一一實際。至此  
點出曹劌全篇活  
動何等妙脫。

水原曰。海舟論米  
盡。安鹿門陽言終  
之。

無事。然則我之不至如亂賊紛起。輾轉喪亂。至暴  
秦之焚書坑儒。而後已者。幸由先帝赫怒。救大亂  
於始兆之日也。

先帝崩御。勅毛利氏休兵。

將軍家茂已薨。板倉勝成與會桑二氏。請朝廷傳統  
慶喜。慶喜辭。關白苦諭。乃入嗣宗統。讓將軍職。不拜。  
越前氏說之曰。閣下承宗辭軍職。兵權無所歸。請以  
之稟朝廷。解防長之兵。則閣下辭軍職之實。暴白于  
天下。朝廷果欲委政柄如祖宗。則宜會天下諸侯聽  
眾議。而後拜命。防長處分。亦皆付眾議。一決。則閣下

此言在一橋氏為  
策之得者。而不能  
用者。會津氏之說  
先入為主也。一橋



氏未路學動不致

平生豈坐仲寧死  
後輔道無其人歟

一橋氏前後所為  
明暗判然如出一  
人其意必曰已受  
宗統蓋方所及死

之所以奉體朝旨彰然著于天下億兆之惑釋而閣  
下義名立矣慶喜不能用是時防長備兵天下騷然  
慶喜將立軍以挽回衰運遽改軍制編番士為游擊  
隊麾下食大祿者悉編入隊伍家臣從僕亦編為銃  
隊謗議紛然朝廷召關白以下會議正親町三條實  
愛進曰天下大事非微臣所能知然而將軍即世幕  
軍不振惟有會列侯議處分耳山階親王曰然今也  
兵連寇結百萬靡爛而將軍新喪宜告大故托喪弭  
兵衆然之召慶喜告之慶喜銳意用兵不可八月八  
日入朝陸辭期十二日西發十日夜得小倉敗報愕  
然始悟軍功之不可冀銳氣頓沮召越前氏商議俄

而後已亦可悲也

一語已驚敵人

令停出征十六日入奏曰臣暗時機叨膺大任前日  
陸辭將除梗命者以耀天威今聞小倉失守諸藩歛  
兵願朝廷急召列侯以議防長處分乃命勝義邦告  
將軍喪于毛利氏且諭停兵義邦馳抵廣島告使命  
吉川氏請稟宗藩以答義邦曰從前使命往復皆介  
藝藩故彼此情實互不相悉今單身入貴境將面見  
諸君親達一橋氏之旨僕固分百死若蒙暴徒殺害  
不敢以是歸罪貴藩長藩遣廣澤兵助出接義邦執  
禮甚恭告將軍新喪及一橋氏承宗且曰貴藩處分  
國事最急者請退兵疆內以待後命兵助辦藩主之  
冤義邦不敢答唯說將軍新逝國家多故在今日宜



尤得大體

鑒印度覆轍去小怨以濟國家之難兵助曰我藩固  
不奉幕府大故妄尋于戈但未見大政更張寡君雪  
冤之實不敢退兵義邦不能強尋使藝人致朝詔曰  
將軍新薨百姓悲哀宜姑休干戈防長士民亦宜返  
其所侵掠長藩不受曰朝廷已鑒照我藩情今日侵  
掠恐非勅語朝廷固諒我之無罪今日姑休兵此他  
日再用也我士民暴骸原野若退一步則無復雪主  
冤之期尋幕府令撤藝石兩道諸藩兵二十八日詔  
召尾紀加薩以下二十藩曰朕將聽衆議有所處分  
越前氏與書島津山內二氏趣入朝曰一橋氏悔悟  
征長之非將會侯伯議國是辭軍職不敢入二條城

王政復古已載在  
象齒此人與島津  
氏以下會於京之  
日固已論及王政  
復古之事也

佐田曰幕制大行  
喪過密七日將軍  
喪過密五旬家茂  
入朝改大制為大  
行喪過密五旬閑  
自左右大臣及將  
軍喪過密三旬

是寒千歲一時為皇國立長策之秋也機不再至請  
速入朝効力國家茂承收兵至大坂移病就國上書  
曰慶喜承宗但未拜軍職方今外夷猖獗海內擾亂  
人人不知所向願率舊典正位號此非臣一人之私  
願實天下萬民之所欲也池田蜂須賀藤堂前田及  
細川澄助相踵至京十二月叙慶喜正二位補征夷  
大將軍是月十七日皇上患痘二十二日崩朝野悲  
慟且以國事日急訛言紛起四方相傳為大變在近  
命山陵奉行戶田忠至議定葬儀三年正月二十七  
日葬於泉山陵上謚曰孝明天皇御壽三十七年慶  
喜使藝藩諭大喪長藩歛疆外兵還侵地長藩答曰



貴藩為寡君盡力。宜奉朝論撤兵還地。至豐石兩疆。請。埃。寬。白。之。日。而。後。撤。之。慶。喜。無。如。之。何。

先帝在位廿年。至此崩御。帝盛德大業。非卑賤如臣者所能窺知。唯就其德澤光被于四表者。而考功烈之原于一德者。猶有窺其一斑也。蓋先帝剛果似後三條帝。而規模之大過之。英邁似後醍醐帝。而度量之宏過之。夫後三條帝抑諸藤。令攝錄以下屏息就我者。實由剛果有餘也。而不能使之中心悅服。改其驕橫。中道崩殂。諸藤相慶。轉相狎狎。此猶有所憾于規模之不大也。後醍醐帝奮冒大難。蒙塵山野。播遷海島。遂能鼓舞海內義氣。僵

木原曰。書以筆撰為名。不可無此大手筆。揭二帝頌揚聖德。極得體裁。

河野曰。腹有上下三千年。故鬼筆。

易

九世蟠結北條氏於一擊之下。非英邁之主。而能之乎。而復祚未幾。嬖妾變童用事。忠直捐棄。刑賞濫施。社稷安而又危。天下治而又亂。天步艱難。偏安以亡。此猶有所憾于度量之不安也。夫德川氏之擅制。萬非諸藤之比。井伊直弼挾幼主。以暴威錮三卿。何異北條氏以陪臣逼朝廷乎。而帝斷然以掃攘大義。誓天地。不少枉其志。曰。朕以是為賊臣。所中始可以見祖宗于地下。非兼有後三條之剛果。後醍醐之英邁。而能毅然樹立如斯乎。當島津毛利二氏翼戴朝廷。勤王義士四方雲應。猶能參之天時。驗之人事。委天下之事於一橋會津尾



立論正大措辭炳  
琅抑揚頓挫悉適  
矩度政記諸論恐  
瞠若其後

張越前諸氏。不有敢所爲。毛利氏之建。白大和行。幸關白鷹司氏在內。主其議。七卿將親兵爲之外。加之浮浪有志。所在響應。可以有爲也。而猶非其過激。授旨中川親王。接島津氏抗之。不動干戈。不驚視聽。使天下大勢。不借人爲。自然去幕府而歸朝廷。不知其所以然。猶天地不言。四時錯行。造化無跡。百物並化。此非有其度量之宏。規模之大。與神祖神孫同符於百世之上者。而能如斯乎。蓋後三條後醍醐二帝所憤。曰諸藤之專權也。曰北條氏之擅制也。若帝則曰。我邦肇國。未曾取辱于外國。而歐米各國恃大艦巨砲。凌壓我以逞其大欲。

此天地神祇之所不與。億兆公憤之所不容。於是赫然憤怒。將與天下掃除此大讐。區區二帝之所憤。帝固不遑問之也。獨恨帝際國事多難。焦心苦慮。寢食殆廢。而天悔降禍。人知所向。統一之業。戡定之略。十成八九。而及此大喪。鑿井九仞。功少一簣。何天不吊萬姓。一至此也。而聖嗣繼立。紹述遺緒。未期歲。錦旗四麾。海內響應。而其所以經略四方。綏撫億兆。無一非貽厥之謀者。嗟乎。亦偉矣。蓋神武肇國以後。天智帝戮大憝。興隆文化。爲我中宗。桓武帝討平蝦夷。以安區夏。爲我中興明主。而先帝龍驤于千年之後。再造家國。立萬國並立之

重野曰。弁舉四聖。歸重先朝。識論核。



實領揚得禮與海  
南先朝紀略論贊  
可并傳不朽

河野曰天下之事  
至此猶存數節  
以後不復費

基礎德業之盛功烈之偉配之二帝宗祀之千萬  
世固無異論也

幕府奉還政權

慶應丁卯正月薩肥以下連署請因大喪赦五卿一  
條鷲尾二卿亦請召還五卿并釋親王公卿諸以國  
事蒙譴者朝議可之令幕府下命五藩送還五卿四  
月薩土諸藩皆論毛利氏之無可罪幕議却之朝議  
以輿論之所歸命幕府寬毛利氏之罪七月幕府召  
毛利氏支族及吉川氏未至小松帶刀西鄉隆盛赴  
山口見藩主父子密議合兵大舉逼幕府奉還政權

重爵曰此事出守  
小松而鄉大久保  
三人授官中井弘  
三說後藤象次郎  
是時中井有故潛  
匿于後藤氏舍

于朝廷山内氏亦屢論政令出二途之害至此有所  
深考稱病發京途建白幕府曰天下之憂莫大於憂  
世之士噤口不言也方今朝廷幕府公卿列侯互相  
猜忌相目不言凜凜乎且不測夕而天下至此極罪  
當歸何人唯願殿下以大活眼大英斷與天下萬民  
同心協力立亘萬世而不墜對萬國而不愧之大規  
摸也臣私以為方今大計在廢幕府一變國體以至  
誠奉朝廷以信義接萬國因陳所見供殿下採用曰  
建上下議政局上局公卿列侯忠誠者為議事官下  
局正議藩士公明純正者為議事官制度法令一切  
萬機經聖裁決于此召歐米各國公使於兵庫港與



本原曰此書筆披  
風霜氣魄雄大識  
論公明非此不足  
以聳動三百藩一  
變八百年僭亂國  
體天幸降偉人再  
造家國余聞空堂  
公為人常服其不  
凡

兩局諸官會議結明確條約以表信義於同盟各國  
置軍局於京都大坂練海陸軍立稱雄萬國之武備  
議事官以公明心事處分大政不問既往與天下更  
始洗刷舊弊剪除枝葉參考時勢創獨立地球上之  
磐石基礎方今急務舍此數者無他良策若殿下以  
臣言為狂暴不足採則不特臣一人所痛惜實為天  
下所大息也授旨寺村後藤福岡神山四臣持書上  
京見慶喜說方法薩藝備前尾張宇和島五藩亦上  
書贊是事慶喜固知幕威日微不可以制天下遂決  
意作手書示親藩譜第曰保平以還權移武門干戈  
相踵天下塗炭我先世起參河戡定喪亂勤勞王事

至此不動其心慶  
喜氏常服烈公之  
訓久之復本心也

累蒙寵眷子孫世襲閩外之任二百餘年于今孤以  
非德膺大任舉措失當國事日非顧今外夷來逼國  
步艱難而政令不一綱紀不立何以維持國家孤將  
奉還大權收無大小一仰宸裁諸氏體孤斯志協力  
外藩保護皇基於無窮此孤所以報涓埃忠朝廷也  
群下愕然議論鼎沸慶喜不以為意十月十四日上  
表辭軍職曰王綱解紐天不福皇家攝錄世私朝權  
保平之亂政權移武門反亂交起世無寧歲臣祖家  
康蒙寵眷拜征夷將軍子孫世任閩職至臣政刑失  
當內訌外懼日急一日此皆臣薄德所致况方今外  
國交際非臣一家所能總伏請自今內外庶政一仰



不及會祭慎懋奉慶喜攝大坂者恐

聖斷與億兆衆庶同心協力以保護皇土庶幾與海外萬國并立臣慶喜盡忠國家有此一事而已謹奉還政權以待後命翌日入朝有旨曰汝家世襲閫職總大政今也考察宇內形勢奉還大政朕深嘉之從今戮力諸藩維持皇國以安宸襟尋詔列侯上京令諸藩士議五卿處分及待外國之法尾張越前彦根安藝薩摩諸侯上京餘皆病辭長藩以二大隊東上屯西宮詔赦敬親父子及支藩復官位如故薩上諸藩私議曰大勢將定于一而遲疑不決坐失時機天下之事未可知也十二月八日中山大納言日野中納言德大寺右近衛督岩倉中將尾張越前薩摩安

筆路分岐奇研觀

以此謂閣筆極得大體猶外史以德川氏之盛極矣一向取局也

藝土佐五氏及臣僚會議殿上議論徹曉翌日免會桑二藩九門警衛以薩藝土三藩兵代之禁內六門晝閉停公卿隨僕從參內詔曰癸刃以來國家多難先帝惱宸襟天下所知今也新復王政挽回國威庶政一決于公議與天下更始廢縉紳武冕門閥資格停攝關議奏傳奏守護職所司代諸官更設總裁議定參與三職有栖川親王為總裁中山日野岩倉諸卿尾張越前土佐三氏為議定大原萬里小路長谷橋本諸卿及尾薩土藝越五藩士為參與以綜大政詔曰今日以往大小政令自朝廷出四方其體是旨尊王之說始于水戶氏成於島津毛利二氏及山



森曰維新大業成於薩長土肥四藩人人所知此篇首序先帝之宸斷水府首唱之功至此并論遺烈以終原始要終微顯開幽得春秋之筆法

內氏建白出列藩贊成無敢沮之者蓋我邦神聖立極固曰秋津洲我子孫所王寶祚之隆與天壤無窮其變為鎌倉氏為室町氏為群雄割據為封建列藩皆一時姦雄因不得不然之時勢立姑息治法一切武斷戡定亂畧者固非神聖立國之旨也水戶義公著日本史固已寓微意於此及外夷事起烈公以尊攘為說豈非以國體不正大本不立不可與萬國講交際之故耶若使幕府奉朝命委烈公以天下大事則必將有所大為也而太平日久門閥為俗例格為政天下之權歸吏曹吏曹任是責者概皆輕儇奔競唯利之謀無論朝廷幕

府大小列藩皆無不然而烈公負文武之大畧遂為是輩所忌不得有為悒鬱以終毛利島津二氏繼起皆以雄藩繫名望其國富強其士忠勇觀洋夷之強梁幕政之衰替聖上焦勞不安寢食慨然以挽回自任其入京師建白國事固將一變國體與天下一新而後與萬國講交際如今日之所為也而先帝以攘夷誓天地口未嘗說和一字蓋以為太平三百年非百戰以一新天下之耳目振起國家之元氣則不可有為也其頒告攘夷期日毛利氏先天下砲擊外艦島津氏亦憤國辱邀英艦魔濤挫強鋒於彈丸雨注之下而二藩威望日隆

本原曰明治維新之業成三大藩之力而水戶為經薩長為緯左提右挈挽回大運其業偉矣獨水戶氏潰裂



不能展力維新之且而首唱之功不可沒此篇首序烈公之事至此論水戶氏首唱之功以終篇三氏事業隱然相成經緯托始要終極為精密如斯而後可閣筆

兵勢日振遂因其力奏維新大業蓋天下人心之戴朝廷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抑大政維新薩長土肥四藩以勲勞尤大位朝班霑榮寵而水戶氏首唱尊攘大義忠勇志士竭力國事者或觸刀鋸或僵囹圄流離困辱死亡畧盡而世談維新者亦不甚說水戶氏何天厚于為之終者而薄于為之始者乎按烈公二十一子一橋氏以下冒他姓列華族者若干人此水戶氏所獨蓋天不容欺烈公首唱之功固已為天所寵異也

尊攘紀事卷八大終

跋

仙臺固君天爵夙有文名歷游三都交遍海內客秋游我下毛到處杯酒款接送迎如雲而君驩然忘酬迨夜分人足輒手削此卷鷄鳴不已余竊服其精力兼人乃謂余曰脫稿之日必經子一閱而後付梓歸京不幾郵寄稿本俾余論定且徵言余謂此書体裁擬紀事本末保建大記等自嘉永米使航渡至慶志將軍還政凡二十年間內外機務天地災異可鑒王霸隆替卜國家妖孽者及廷議野謀忠貞淑慝可供



人臣勸戒。悉當時事情者。大義所係。逐次  
撰出。有條而不紊。目張而無漏。每篇論斷。  
權平衡正。褒貶不苟。與奪必慎。其言鑿々。  
字中肯綮。近世所稀見也。曩君著米法二  
志。內外盛傳。清國黃公度。王紫詮輩。推獎  
不置。此編之於二志。異撰同工。無有軒輊。  
然彼有隔鞞之恨。而此有麻姑之快。何也。  
彼待譯者。以異域之人。記異代之事。蠅筆  
端有神。其有不盡。固其所也。此編則不然。  
君躬親操觚。叙近代之事。以閱歷之手。且  
會脫羈絆。縱橫如意。復過二志。職是之由。

黃王二氏或說之。不知其擊節何如也。初  
君之在史局。探金匱。拾逸乘。旁搜博索。起  
是稿。昨秋以來。改竄數次。釐為八卷。考據  
之精。因羅之富。實為完備。世或惜君懷良  
史之才。不能久其職。余謂不然。諸編之成。  
率皆在退休後。先輩評栗山潛鋒曰。弱冠  
為水府所羅致。竭力脩史。其才亦大見于  
世。然則出入史館。依人成事。謂文士之幸  
未也。嗚呼。君猶在職。晨入夜歸。掣肘牽累。  
久跼躄轅下。則欲縱橫揮霍。自展驥足。如  
此。決不可得焉。其得失有不待辨者矣。若



夫叙事簡潔。議論精確。讀者自識之。豈須  
余贅言。

明治十五年四月念日

下野

森保定撰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夫叙事簡潔' and '議論精確']*

明治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版權免許  
明治十五年八月 出版

著述人

宮城縣士族

岡千仞

東京府芝區愛宕下町四丁目壹番地寄留

出版人

東京府士族

前田

東京府京橋區加賀町十八番地

發兌所

東京芝區三島町十番地

甘泉堂

同 京橋區銀坐四丁目壹番地

博聞社

同 加賀町十八番地

鳳文館



